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S

Distr.
GENERAL

A/42/418
S/18994
27 July 1987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48、63、64、68、70

和 74

伊朗和伊拉克武装冲突旷日持久的后果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

论文件》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

情况

裁军和发展的关系

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二年

1987年7月23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印度尼西亚《独立报》所提问题的答复全文（见附件）。

请将此项答复全文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48、63、64、68、70 和 74 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贝洛诺戈夫（签名）

* A/42/150。

87-17911

附 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对
印度尼西亚《独立报》所提问题的答复

1987年7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印度尼西亚《独立报》发行人兼总编辑迪阿赫，并答复了该报所提问题。

戈尔巴乔夫和迪阿赫进行了生动活泼的谈话，内容如下。

戈尔巴乔夫：迪阿赫先生，幸会，幸会。你的工作我听说过很多，你在新闻界干了几十年了吧。

迪阿赫：很高兴见到你，总书记先生，我至感荣幸。事实上，我已经在新闻界工作了50年。

戈尔巴乔夫：那真是经验丰富。经验可不是累赘，特别是使用得当的话。我国正在着手进行新的任务。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不断得益于历史经验和教训。

迪阿赫：我们密切注意你的讲话和苏联发生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谢谢。你听说过我们的“перестройка”（改革）和“гласность”（开放）没有？这两个词有没有译成印尼文？

迪阿赫：我们很熟悉这两个词，不需要加以翻译。

戈尔巴乔夫：对你的问题提出书面答复以前，我要发表一些简短的，但我认为是重要的意见。我要请你和贵报编辑人员注意，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即将满一周年。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讲的话。当时，我们想说明我国对一个广大区域——一个有几亿人生活的区域——的政策。这样做是希望我们的政策得到适当理解。

我认为，你提出的问题证明印尼社会关心我国的政策，我们对亚太区域局势的

估计和我们对世界政治范围内这一区域的前途的想法。

在这方面，我的意见如下。

我们试图从严谨科学的、现实的观点来看待当今世界。这样的分析使我们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导致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新政策。

这样的分析还帮助我们正视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当今的状况与三四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首先，人类文明受到了大量累积核武器的威胁。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而且，正确评定这一事实就会得出结论：今天已不可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世界政治问题。军事办法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所以必须对世界观和国家政策作出修正。

世界上现存的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总的说来，可以看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各国越来越相互依存，彼此都少不了对方。

迪阿赫：我记得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提出过同样的看法。

戈尔巴乔夫：是的。我想指出，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阐明了我国对现代世界的看法。

今天见面一开始我有意不提这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渐过渡到我的下一个想法。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之一就是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几十个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幅员广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也积累了一些重大的问题。

迪阿赫：我很高兴亲耳恭听你谈到在正式访问印度期间、在莫斯科“争取无核世界、维护人类生存”讨论会期间以及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曾论述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有必要反复论述这些问题，不仅要使政治家们牢牢记住这些问题，而且要使这些问题反映在各国的现实政策之中。要点在于，在我们这个

时代，如果不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就不可能处理好国际关系。各种利益必须取得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导致合情合理的政策。这也是我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讲话中所要说明的。

迪阿赫：我认为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还给了全世界另一个启示。你当时强调，苏联单枪匹马是无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其他亚洲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必须作出贡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和精辟的论断。

戈尔巴乔夫：我非常欢迎你对那次讲话的看法。我国最大的愿望就是同亚太区域所有国家一起，建立反映当代世界现实的新型国际关系。

的确，你在列举这个区域的国家时没有提到美国。但是我国也希望同那个国家合作，尽管我们屡次听到美国说什么苏联进行的活动对该区域各国造成威胁。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说过，我国请亚太区域所有国家为了和平与相互谅解而共同合作。

在对你的问题的答复中，我想消除对苏联这方面政策的任何怀疑。我国正努力争取同该区域各国合作，为了证实这些话以及我国的政治声明，我在答复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建议。我特别提到一项重大的倡议，即撤除苏联亚洲部分的所有中程导弹。当然，这项倡议以同美国实现“全球零点”方案为基础。

我觉得，我本来只想短短地说几句，现在却要变成第二次采访了。

迪阿赫：总书记先生，我们衷心感谢这次会见。对我本人来说，这是我五十年记者生涯的顶峰。

戈尔巴乔夫：谢谢。我很高兴参加了这个登峰仪式。

迪阿赫：我们想提一个问题。联系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提出的主张，你是否有可能访问印度尼西亚？

戈尔巴乔夫：我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由来已久。这种传统关系经历了各种变迁。当然，其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是我国珍视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我国希望最近两国关系的进展将不断增进。这就需要接触，其中当然包括政界的接

触。 这种接触也许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我国期待印度尼西亚总统来访。

迪阿赫：我对这次会见和你给我的答复表示由衷的感谢。

戈尔巴乔夫：谢谢你的合作。 祝你在我国的访问充满乐趣，大有收益。 下次再会！

X

X X

问：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已行将一年。 在这一讲话中，你就加强亚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提出了广泛的倡议。 自那时以来，广阔的亚太区域发生了许多事件，你是否认为在这些事件的发展中，存在着积极的趋势？

答：我可以立即回答说：是的。

过去一年中发生的大事，包括我们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会谈在内，都使我们更加相信我关于亚太区域安全问题的讲话是正确而适时的。 也证明我们寻求解决办法的途径——不拒绝对任何主张和建议进行民主讨论——是有道理的。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呢？ 在错综复杂的亚太地图上，从明暗交错的种种色彩之中，清楚地呈现出一幅由反核力量组成的全图。

其中一些迹象是：南太平洋论坛产生了《拉罗通加条约》。 印度尼西亚成为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主张的积极支持者。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强烈反对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并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支持。 要求朝鲜半岛成为无核武器区的呼声日益高涨。

许多国家的社区和城市宣布自己为无核区。 还有整个国家采取这一立场的情况。 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国家已将反核的条文列入其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裁军问题上越来越多地发表了意见。

关于苏联和美国的会谈，亚洲各国对于不仅在欧洲，也在亚洲彻底消除中程导弹一点表示了关心。它们是从本国安全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

苏联领导人对以上倡议采取了十分认真和负责的态度。

现在我可以宣布：苏联将接受亚洲各国的意见，顾到它们关切的问题，准备着手在苏联的亚洲部分也销毁所有中程导弹，即，苏联准备撤销其在日内瓦与美国会谈中所提关于保持那100枚中程导弹弹头的问题。当然，条件是美国也这样做。较短程的导弹也将消除。

换句话说，我们将着手实行“全球双零点方案”的概念。

这次我们并不将这一倡议同美国在朝鲜、菲律宾和迪戈加西亚岛的核存在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核存在至少不再增加。

问：我们知道，亚太区域内的趋势还有消极的一面。你有什么评论？

答：我已经说过一些。纠纷和矛盾并未减少；对峙的趋势有增无已而解决区域性冲突的前景仍很渺茫。波斯湾的局势甚至还在恶化。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我谈到了局势的根源，并列述了造成持久危险的一些具体军事因素。

现在我还要补充几点：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拒绝加入《拉罗通加条约》，以及美国向不容许其领土和沿海有核武器的各国发出“警告”。

问：你认为哪些在亚洲和太平洋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是最及时和最现实的？

答：首先，我们必须反复指向核武器。

一年半以前，我们提出了一项到2000年逐步彻底销毁全世界核武器的方案。这项方案的基础是：雷克雅未克苏美首脑会议可能会取得概念上的突破。人们第一次瞥见了一个无核世界的前景。

有人试图加以阻挠。我们拒不同意。我们又提出了新的建议，这使起草一项中程导弹和较短程导弹协定的工作能够进入实际阶段。

刚才我宣布了我们采取的直接涉及亚太区域的新步骤。

我现在将提到其它几项可能采取的措施。

第一，如果美国不在亚太区域部署更多的能够打到苏联领土的核武器系统，苏联就准备承担义务，不在本国亚洲部分增加具有核能力的飞机的数目。

第二，我重申我们愿意减少苏联和美国海军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说过这点。但美国没有作出答复。同时，很明显，那里的对峙线穿过舰队之间的接触水域，从而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危险。

我们可以同意限制载有核武器的舰只的活动区域，以便军舰无法接近到使对方海岸线处于它们舰载核武器系统射程范围内。

我们可以同意制止在反潜战系统方面的竞争，在某些具体地区禁止反潜活动，包括空中反潜活动。

通过限制在太平洋，印度洋和邻接海域进行的海军操练或演习的规模可以加强信任：每年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重大海军（包括海军航空）操练或演习；事前将此通知对方；双方放弃在国际海峡和邻接水域进行海军操练或演习，并且在传统海道水域中进行演习时放弃使用战斗武器。

可以对这个“模式”进行试验，从太平洋北部开始，因为在这个地区牵涉到的国家很少。然后可将这种作法扩大到南太平洋，到这个区域的其它国家。

第三，联合国《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已通过不止十五年了。为了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印度洋问题国际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好些年。现在，这个会议已定于1988年举行。但象过去一样，无法肯定这次会议能否举行。因为经验表明，一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华盛顿就会中断会谈。

现在时机已到，应该为印度洋，及其海域，海峡和海湾的航运安全建立国际保障。此外还有空中交通安全的问题。只要有政治意愿，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

的。采取集体措施在印度洋的海上和空中交通方面对付恐怖主义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为加强印度洋的安全，徒托空言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第四、核试验的问题尤其突出，人类不会忘记，战后美国的头几次原子武器试验是在太平洋进行的。这些试验使那里的许多居民健康受损，甚至丧生。因此我们了解为什么人们对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拒绝停止核试验非常愤慨。

我们感谢亚太区域各国对苏联暂停试验的支持。我们没有放松争取禁止核试验的斗争，我们将坚持致力达成全面禁试协定。

我们高度重视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亚太区域国家所提供的合作。在该会议上，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的问题现在到了决定性阶段。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能够成功地起草和通过一项历史性的公约，我深信这样一项公约也会鼓舞核裁军的进展。

由亚太区域国家自己提出其他措施，显然也有可能减轻亚太区域的军事紧张。亚太国家特有的世界观和政治及文化创见，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一些非比寻常的、能为大家了解和接受的构想。

问：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中曾建议——也许不是作为立即的目标——比照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办法，召开一次太平洋会议，由所有倾向于太平洋的国家参加。亚太国家对这一构想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你现在的态度如何？

答：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提出这一构想是作为一种工作假想，也许可以说是请大家讨论这个想法。我提到赫尔辛基只是因为世界社会还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类经验。当然，这并不表示欧洲的经验可以自动移植到亚太区域。

不过，当今任何国际实验都带有一定的共同性和全球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彼此息息相关的世界上。

就拿《德里宣言》来说，这个宣言提出了使世界没有核武器和暴力的原则。这是在政治上和哲学思想上对国家间沟通的根本问题采取的全新办法。它远远超越双边和区域的范围：体现了全人类的憧憬，尽管它的起源是两国关系的增长。

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作为榜样。我们两国的关系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许多方面，表现出两国人民深切的相互尊重与共鸣，反映出彼此信任和衷心感到需要彼此的友谊。

印度和苏联这两个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为什么能发展出这种真正纯净的友好关系呢？因为双方的政策都言行如一地立足于主权、平等权利、不干涉内政、合作、确认每一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自己的社会发展方式等原则。

因此，我们自豪地说，苏联和印度正在创造一种国家间关系的宝贵模式，也许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苏联正在庆祝印度节，范围独特，重点是和平与善良的理想，印度也即将庆祝苏联节，这体现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现在和将来的这种关系。

问：现在我想请你谈谈区域冲突问题。你可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吗？

答：这是个复杂的大问题。每个区域性冲突都有其本身的根源，或者说它自己的“病史”，以及它自己的具体治疗办法。

让我举阿富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阿富汗领导人坚持执行的民族和解政策正在逐渐改变该国的局势。大批的叛乱分子正在停止战斗，难民正在返回他们遗弃的家园。要不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当局设置障碍，就会有更多的人返回家园。现已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构想，前提是由正在谋求或愿意谋求国内和平和结束流血冲突的各派力量分享权力。已经通过了一项允许政党活动的法律，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供普遍讨论。

这一切都在为阿富汗的和平铺平道路。如果有人看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阿富汗问题得到解决。

当然，阿富汗的民族和解完全是阿富汗人自己，包括那些现在还在国外的阿富汗人的事。现在需要的是敌对双方之间的对话，会谈和彼此增加信任。

原则上，苏联军队是否从阿富汗撤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我们希望很快就能撤军。但是，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必须停止，而且我们必须得到干涉不会再恢复的保证。

关于柬埔寨问题，似乎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接受了这个问题只能以政治办法来解决的看法。已经为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确定了期限，我们相信撤军可如期完成。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民族协约的主张正在缓慢地但却确实地取得进展。在这里同样必须以对话代替对抗；同样有可能实现国内各派力量的联合。

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目中认为东盟国家可以在这个刚刚开始的过程中发挥不小的作用。我们知道印度尼西亚和一些其它国家提出的倡议，我们欢迎这些倡议。

我们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谋求和平统一祖国和消除军事紧张局势的政策。我们也理解南朝鲜人民摆脱外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及其核武器的愿望。

关于伊朗—伊拉克战争，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双边问题。这场杀戮的升级对世界社会及其限制那些严重危及整个世界安全的事态发展的能力已成为一种挑战。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停火，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及伊朗和伊拉克军队撤回国际承认的边界。我国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

我们最近正式表明了我们对波斯湾局势及其恶化原因的看法。我只想说，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只要有决心，就可以采取措施来缓和局势。我们有这种决心。

当我们设法扑灭已经在燃烧的烈火时，还需要防止新火头的出现和蔓延。我指的是斯里兰卡与种族问题有关的紧张局势。幸运的是，有关国家正在表现出适当的克制，但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其它国家则不是这样，它们与冲突地区的地理距离同它们公然煽风点火的活动恰成反比。

问：大家都很清楚，中苏关系对于国际和平及安全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亚洲。 请问最近这方面的进展如何？

答：逐渐扩大联系已成为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一个明显特征。 在发展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联系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而且各方面都还大有发展余地。 政治对话也在进行。 我们无意设置障碍。 磋商正在进行中，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也已恢复。

亚洲的两个核大国——苏联和中国都已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其他核国家是否终将做出同样的承诺，对亚太国家来说决不是不相干的事。

问：你对苏联和日本关系的发展有何看法？

答：苏日之间的关系还不很稳定。 近年来，为了推动两国关系并建立正常气氛，已做出了努力。 我们相信，双方都有理由这样做——而且不仅是经济理由。 苏日之间可以建立认真而稳固的伙伴关系，而这一关系，我相信，会成为整个亚太区域局势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

不久以前，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甚至还谈论过我访问日本的问题。 从我国来说，我随时准备访问日本这个出色的国家，日本在世界经济上发挥重大作用、在世界政治上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但是，事实证明，日本国内的势力完全有力量使地平线上重新彤云密布。

问：你对于苏联在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有何看法？

答：正常的经济联系可以而且必须立足于各种健全和文明的关系上——不论是政治关系、外交关系，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 遗憾的是，我们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同某一区域的某一国家建立良好，然而单纯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愿望，被当作政治阴谋诡计而遭到扼杀。 有时，还搬出了政治重炮，以恐吓脚跟还没有站稳的小国政府和民众。

你能想象苏联提出抗议，反对美国或联合王国同太平洋或任何其他地方的岛国

建立正常关系吗？

这是荒唐的：我们从未这样做，也绝不会这样做。我国不会为了同任何国家建立关系而损害到第三国的利益。国际关系最好的也是唯一坚实的基础是：平等、同等尊重、不干涉内政和互利。这些也就是我们正在建立的苏联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的宗旨。

现在谈到下一点。按照我们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特别是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月全体会议以来，我们越来越重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土地，这一地区的经济潜力数倍于苏联的欧洲部分。

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工商界合作下建立的联合公司和企业可以参加利用这些地区的财富。

我们认为，全面安全的主张理所当然包括国际经济安全。经过对现有机会的分析，我们相信，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将以裁军促进发展的原则付诸实行。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开始执行一项立即行动方案，以减轻发展中世界的债务负担。方案的内容包括使资金恢复向发展中国家流入以及使国际借贷尽量远离处理失当的私人银行。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国家间宽厚条件贷款。

问：最后我想知道您对苏联—印尼关系及印度尼西亚今天在世界政治上所起作用的想法。

答：地理上两国离得很远，但苏联人民有很好的记忆力以及敏锐的历史眼光。我们记得在你们摆脱殖民统治初期几年，苏联和印尼合作良好。当时，你们的人民刚赢得独立，在苏联领土内有大批朋友。“独立”——也即“自由”，贵报名称的来源——是我们理解、尊重和热爱的两个字。

我们两国关系的进展，最近高级别的接触，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先生的计划

访问我国以及不久将同外交部长库苏马阿马查先生举行的会议等等，表示苏联—印尼的合作在质量上升高了。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活力充沛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不结盟运动和东盟的成员，积极参与解决许多世界性和区域性问题的努力。我们肯定它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相信，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以及作为人口上第五大国，印度尼西亚定会在国际政治上作出许多重大贡献。

我们两国都认识到，必须在亚太区域以及其他地方遏止军备竞赛，促进国际安全。两国也都相信，绝不能允许把军备竞赛搬到空间去。我们曾充分地、详细地把一旦《反弹道导弹条约》被破坏，对和平造成的恶果，告知印度尼西亚领导人。

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同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是一致的。这是在双边上和东盟范围内进行全面互利接触的坚实基础。我们有许许多多机会。苏联—印尼在和平征服空间方面的合作远景，不就是这种机会的一个例证吗？

我要借这个机会，以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的名义，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表示真诚致敬和衷心祝愿。
